

清代尺牘

歷代名家尺牘

清 代 尺 牘

上海文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發行

歷代名尺
清代尺牘 (全二冊)

每部定價洋九角



分售處

中

華

書

局

北京 天津 漢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蘇州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編輯者	吳興王文濡
發行者	文明書局
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名家選定注音文讀本

本局取 唐宋明 清文集 根據前 賢選本 加以音 注極便 閱讀研 究文者 不可不 手一編 各種名 目列下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曾滌生 選本	韓昌黎文	二冊	四角	王益吾 選本	方望溪文	一冊	一角五分
曾滌生 選本	柳子厚文	一冊	一角五分	王益吾 選本	姚姬傳文	一冊	二角
曾滌生 選本	歐陽永叔文	一冊	二角	王益吾 選本	管輅子居文	一冊	一角五分
儲同人 選本	蘇明允文	一冊	二角五分	王益吾 選本	梅伯言文	一冊	二角五分
儲同人 選本	蘇東坡文	二冊	四角	王益吾 選本	曾滌生文	二冊	四角五分
茅鹿門 選本	曾子固文	一冊	一角五分	江劍霞 選本	龔定盦文	一冊	二角
茅鹿門 選本	王介甫文	一冊	一角五分	味經山 居選本	張濂亭文	一冊	一角五分
曾滌生 選本	歸震川文	一冊	一角	徽香館 選本	吳曄甫文	一冊	二角
沈歸愚 選本	顧亭林文	一冊	一角	(尚有數十種在編輯印刷中)			
味經堂 選本	侯朝宗文	一冊	二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名家選定注音詩讀本

本局取 唐宋明 清詩集 根據前 賢選本 加以音 注極便 閱讀研 究詩者 不可不 手一編 各種名 目列下

選王 本漁 洋	選沈 本歸 愚	選沈 本歸 愚	選沈 本歸 愚	選沈 本歸 愚	選王 本漁 洋	選沈 本歸 愚	選王 本漁 洋	選曾 本蘇 生	選將 本劍 人
註音 孟王 浩然 詩	註音 李太 白詩	註音 杜少 陵詩	註音 白樂 天詩	註音 柳蘇 州詩	註音 岑高 嘉渤 州海 詩	註音 孟韓 東昌 野黎 詩	註音 蘇東 坡詩	註音 黃山 谷詩	註音 吳梅 村詩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三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二角	二角五分

(尚有數十種在編輯印刷中)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清代尺牘下卷

答某孝廉書

孫原湘

比因餘杭之役。留西湖十日。歸見案頭手札。知以代作某翁壽言見委。且謬採虛聲。必以韻語。僕自痛遭祖母之喪。不作詩四閱月矣。禮大功廢業。近人三年之喪。多有飲酒食肉者。非不通達世故。然問之此心。恐未必安。先儒云。勿以過小而爲之期服。作有韻之文。過非小矣。雖違衆甯守此。硜硜之義耳。且僕之不能代人作詩。不自今日始也。足下見僕向亦曾間一作矣。不知向之所爲。皆出於不得已。或尊長之命。朝征暮斂。不復可耐。又萬萬不能辭。乃命六歲兒阿安綴輯成語爲之間。爲點竄一二字而已。今春此子已夭。痛入心骨。大兒年十二。僅能作五七言短句耳。僕自失此。捉刀人遂畏聞乞詩之請。悵觸舊事。益痛慧根不祿。汨汨濕衫袖也。或將別乞吾友爲之。藉以塞責。僕且不耐人乞。又安能轉而乞人乎。況足下

徒以鄙人之名耳。他人爲之。無論不工。卽工。亦必不當。足下意如掠人之美。以爲己有。是欺吾友以欺足下。尤僕所不爲也。聞足下所壽某翁。乃富人也。富人必不知詩。足下能自爲之。固佳。不則以半斗麪供其家作湯餅足矣。何必屑屑於此。徒以他人之詩。往是欺某翁也。盍以僕不忍欺足下之義行之。某翁可乎。足下古道照人。昨見僕衣紫繭袍。謂非期服所宜。聞命卽敬易之。直諒之德。佩且弗誼。又何忍以足下故。陷僕於不義哉。

與子和農部書

孫原湘

三接手書。知閣下拳拳於鄙人者。甚深且摯。屬以歲內北行。既可省車價之半。且及閣下未出都時。可謀朝夕。歡甚感甚。旣而思之。閣下之意。豈在是哉。巷有麗者。絜貞自守。顧貧不能舉炊。其左右居。皆齟齬唇歷齒。靡不漿酒藿肉。歌笑以爲樂。麗者乃稍稍近之。左右皆引以爲伍。其後頗自給。巷之人皆笑之。謂其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也。閣下殆懼某之爲麗者也。某聞報日。卽有以漕規之說進者。某未

及答。老母厲聲曰。以甘言誘吾子者。老婦必唾其面。其人慚沮退。某乃與同志約。有以足跡踏倉場及用名刺投縣官者。擯勿與齒。與其仰面看吏胥。甯弗計偕耳。曰唯者。惟子侃匏風耳。匏風家頗溫飽。固無藉此堅守此志者。惟某與子侃然。兩家典質一空。逋負俱纍纍。公車之貲無所措。徧告諸戚友。舉行會事。得錢才十二萬。未及具費之半。行將更貸諸疏屬遠戚。顧濟與否。未可知也。閣下望我甚切。萬一糲糧不具。竟弗克行。大懼負良友意。既又思之。閣下望我之意。豈在是哉。士君子得行其道。與否要與氣數相關。不可強而求也。今日之進身。卽將來之行己。如急科名。趨勢利。宛轉求貸。以期必得。亦與漕規何異。枉尺直尋。古人所不爲也。況試於禮部。未必成進士乎。況成進士後。未必得行其道乎。今之勸駕者。必曰不成進士。不足以愜親意。某獨以爲不然。夫勢位富厚。豈有窮盡。幸而登館閣。歷清要。洊至尙書侍郎。必又曰不入閣。人子之孝。思猶未致其極也。此直以貪鄙勢利之心。測度其父母。稍知義理者。忍爲此乎。天下惟仁義之所在。一毫不可讓人。有進

着無退着其餘則量力而進知難而退任乎自然而不強爲其所不必然雖終身由之可也故能行則行不能行則不行可取則取不可取則不取其行與否則憑之天也其取與否則衷諸義也聞閣下歸養之志甚堅將於明歲春融回籍此時賢所依忍不能決者閣下毅然行之且諱言終養而託名於暫假簡齋先生所謂終之一字人子所不忍言尤足見閣下愛親之心永永無已此意閣下未嘗宣之於人某以私意測度固知閣下必出於此無疑也已爲布之感友道揚仁孝閣下能不許爲知己乎

與張子和書

孫原湘

頃所商始亦以爲無悖於理既思之則有決然大不可者請爲足下言之夫彼不有疾痛死喪之慘何至狂悖迷惑自陷於盜賊是尊隴旗竿斷爲某所鋸毀無疑足下爲保護祖塋計欲鳴之官誠仁人孝子所不能自己者竊以爲祖塋宜保而人死尤可念也盈天地間理氣形三者而已君子持理理足則氣充氣充則陰陽

不得而奪。小人蠢蠢。恃有形耳。一入形家之說。而其氣愈餒。氣餒則中無所恃。而形有時而勝。今某以疊見死亡。謬然計出於此。尤小人之至愚者。其爲陽陰所顛倒也。宜哉。顧其所遭。則可憫矣。當此而猶執君子之說。律之不已。過乎墓有封有樹。此外皆無益之壯觀也。墓之有旗竿。視華表翁仲。尤無謂矣。祖塋之藉以保護者。豈在是。足下之光顯。先人者。又豈在是。夫有益於己。而害於人。君子猶不爲。況無益者乎。一經官府。勢必懲之以法。鄉愚無知。直以爲必欲盡死其家。是足下重蒙惡而某重受禍也。頃足下言鄉人聞此事者。咸以爲且得死罪。是足下之威。既足以懾服鄉人矣。必欲恃勢立威。罔顧怨懟焉。知此輩無識之徒。不反以怨懟之至。陰肆其侵損之術。甚非所以保護祖塋之計也。僕則謂爲先人示威。不若爲先人示德。今若因而去之。雖愚民亦當感且媿。而不復肆暴於邱隴矣。必若不悛。然後治以有司之法。乃其自取刑僇。而非於我心有歉也。願足下更察之。

與朱武曹書

汪中

曾子有言。往而不返者年也。中往與成。裕足下相見。序其歲。相次以九年。惟足下。無家室人事之累。年壯而身逸。則其爲學也易矣。有遠見之識。有淳篤之性。有力學之志。有父兄朋友之益。是天以儒者之業。責武曹也。不可以不勉。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荀卿子曰。鏤而舍之。朽木不折。鏤而不舍。金石可鏤。盛年不再。日力可惜。願足下之循序而持久。爾中嘗有志於用世。而恥爲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學一術以自託。平日則自食其力。而可以養其廉恥。卽有饑饉流散之患。亦足以衛其生。何苦耗心勞力。飾虛詞以求悅世人哉。此吾藐然常有獨學之憂。而願與足下勉焉者也。

與劍潭書

汪中

足下以孤子爲母氏所成就。克有聞於世。凡其相習者與之言。則必及其母。凡其有文者。則必求爲之述其母。記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

如此可謂孝也已。其子之謂歟。雖然。子之所望於人者。不過狀嫠室之艱貞。敘生我之勞瘁。當世號爲女宗。國史懷其舊俗。如是而止矣。竊以爲虛文無濟。未足以充子之志也。以中所見。大抵爲寡婦者。必壽其子。苟成也。則家必昌。雖貧也。必孝。此天道之可知者。然當始孤之日。蒙穉無知其親。血氣堅壯。疾疢不作。而飢寒愁痛。斲削萬端。使不得一日遂其性。洎其子成人。授室門戶。再造之日。方思從容。頤養以娛。暮年而精力奄亡。茆然槁木。棲荅梁肉。無補於旣敝之身。是憂患之日。則其親旣當之。而以傷其生。安樂之日。則妻子僕妾。皆得與享之。而親轉不能堅其命。豈非人生之至痛哉。是雖日用三牲之養。曾不若及其壯而日一再食之爲美也。孟子曰。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然吾觀先王之世。耆老孤子。則司門遣人。得以委積財物養之。惟寡婦無聞。故大田多稼。至於遺秉滯穗。始得取之以爲利。而夫死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於是有同居不同居。繼父之服。豈非人道之窮。雖聖人亦不能事爲之制歟。議曰。凡州縣察其寡。

婦之無依者。造屋一區爲百間。間各戶。使居之。命之曰貞苦堂。外爲門。有守門者。門左爲塾。凡其兄弟親戚之男子來省者。待於其所。以其名族召之。則出見之。非是不得入。婦有姑若子女三人者。月給米一石。錢二百。終歲綿六斤。布五匹。其多少以是爲差。任以女工絲枲之事。而酬其直。門右爲庫。有主藏者。非六十以上不得充。主門者亦如之。擇鄉大夫之敦篤有智者。總其事。出入贏縮之節。官吏不得問焉。門外爲社。有師一人。凡孤子五歲至十歲者學焉。命之曰孤兒社。三年視其材分志趣。而分授以四民之業。然而必通孝經。解字體。至十六度能自食其力。以次減其廩。至二十則舉而遷之於外。其賢者能者既老。則使掌其堂之事。各修其業。以教社之子弟。其富且貴者。十分其貲而三入之堂。訖於其身。凡民雜犯。自杖以下。視其輕重而要之。使其財於堂。遠鄉若有屋。不入堂者。聽之。廩之如在堂者。此其大略也。其它損益之。惟其人是故。哀苦蕉萃之狀。日聚而相習。則夜哭之感。不生而從一以終者衆矣。少蓄其力。則老而不衰。而孝子得以終其養矣。幼有

所長而督之以恒業。則夫人思自奮而材智出矣。國家法紀明備。百度具舉。若養濟院育嬰堂漏澤園。蓋皆養生送死恤老慈幼。以周萬民艱阨也。惟茲堂之設。而風化以厲人材。以起又非徒哀其煢獨而已。往乾隆丙子。桂林陳公巡撫江蘇。屬年飢。命節婦之貧者。親族共周恤之。以全其操。誠大臣之言矣。然是時。吾母子方流離乞食。而三族之富人。無問者。無亦文告之感人者。淺歟。吾子志之。他日得志。或行之一府一縣。使四方以爲法。或告於上而頒之天下。以爲令典。使經世大法。詩書所不載。三代聖王之所不及者。而今日行之。後世考其良法善政。而曰自汪某之爲其母始。惟其母之賢。以至於是。則所以貽之令名者。豈有既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記曰。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夫是之謂大孝。是謂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吾子勉之中懷。斯痛劇於常人。自以放廢之身。有母且不能養。天地一罪人耳。鬱鬱之心。敢以望之足下。凡孤子之得行其志者。並以告焉。使當世不獨有能爲是言者。則幸矣。

與彭甘亭書

吳慈鶴

甘亭足下。明月照膽。春風吹懷。二人同心。千里如面。去秋之仲。接展芳訊。輒欲裁答。忽覲家難。家君旣南冠。北行賤子亦辭齊。入薊溫清。請室魄再生。死每至朔宇。奏厲芳躋。貢衰鳥獸。多不平之鳴。風雲有可憐之色。周勃至此。方知獄吏之尊。緹縈訟父。思伏金商之下。人生已矣。此情何堪。及邀覆盆之炤。復侍荷戈之行。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東門帳飲。龍游之馬不多。南紀星郵。雞栖之車大去。從此坐臥蒿藜。鋪啜塵土。蒼狼白狐。跳盪左右。驚砂走蓬。委藉耳目。空倉窮鳥。求食而見。羅軼羣孤。獸遭獵而登俎。昔之殄薶。挐鄂馳芳。驚藻今且啜泣。霜露淒其。雨雪則有高岡貞松。孤青表其色性。危霄驚隼。獨運厲其精神。撫時感序。輒起於邑。二旬之久。始達淮上。料理檣軸。滌江而行。風顛楚尾。浪惡吳頭。鼃鼃跋浪。將腥大食之。刀蛟龍繞。船似劫澹臺之寶。素旄綵繚。而電掣銀山。峒喝而鼓駭。此懦夫之所雀息。常人之所色變。而意氣自若。杯酒無恙。自謂豪健不減祖生矣。及來南中。遂事戎幕。

烏禽白。葉苦竹。秋香天未曉。而笳吟。營初春。而柳細。將軍樹下。竟容長揖之人。都尉軍中。途有悲歌之客。若夫橫簫直笛。能發揮猛厲。長戈大劍。能馳驟風雨。金堤試馬。玉帳傳杯。青驄而去。驚爲霹靂之聲。白衣而來。坐於囊韉之右。二肆之鐘。既陳一石之飲。不醉此閫外之行樂。儒者之奇遇也。至於區脫莫警。刁斗夜鳴。月纖纖而兩頭風。蕭蕭而四起。東不見滄海。北不見燕趙。始信卷旄。實引愁之草。美酒無銷憂之用。長安之遠遠於日邊。刀鐙之思思在今夕矣。能不膺結神。悴踟躕。愴哉。昨還惠陽。復荷手教。循繹數四。彌感繾綣。惟我與子。跡雖鶻。心則叩。驅離多會少。我勞如何。秋風戒程。將赴京國。取道吳下。冀接音彩。鳴榔采香之浦。載酒舞鶴之市。與足下痛飲三日。賦詩百篇。曜靈匿景。繼以華鐙。冶鑿命歌。酌之金盞。豈不快哉。豈不快哉。知足下惓惓於僕。用覩縷近狀爲報。新詩不多。並附采覽。江南梅熟。風雨錯迕。惟匡居善保。不宣。

致當事書

汪喜孫

前具寸緘。當已遞到。比維侍奉萬安。起居百福。江南禮教之興。始自秦伯。終於子游。今子游配食聖廟。而秦伯僅祀於常熟。非常之舉。必於非常之人。不於名臣。其誰望之。制府卽當履任。方伯巍然才吏。倘先於常熟。新其祠宇。待有入奏者。以俟聖人論定。風化之責。莫重於茲。執事其許之。先儒林有秦伯祠碑文。有關名教。甚鉅。載在述學。人爭誦之。執事倘能壽諸貞石。斯文幸甚。喜孫不敢請耳。惟鑒察不宣。

與林香海翰林書

龔景瀚

都中人來。皆云足下甚苦貧。如吾曹者。安得不貧。此固僕意中事也。又云足下之貧。爲人所累。故此自足下忠厚之過。然君子絕交。不出惡聲。足下善其始矣。當善其終。以報復之言相激者。非愛足下者也。前於陳有美坐次。言足下大有歸志。舉坐皆以爲非。僕獨明其不然。當時皆謂僕好爲異論者。此固未易爲外人道也。今之仕者。大抵爲貧耳。等貧也不如貧於故鄉之猶有家庭骨肉之樂也。僕非以高